

新民晚报 | 金色池塘 / 晚晴风景

在现场

消失的梅港村

□ 恽甫铭

我的故乡有一个诗意的名字:梅港村。是不是这里曾经遍植梅花,还是名人墨客梦中的梅花之乡?不得而知。其实,它就是一个依运河而建的普通村庄。千年流淌的运河在村北经过,白帆点点,舟船往来,还有纤夫走过;两岸杨柳依依,成片的紫云英和油菜花田,连接着蓝天白云……我的祖祖辈辈就在这江南水乡繁衍生息。

随着常州近现代工业的兴起,机车制造厂、火力发电厂、纱布厂、面粉厂……在运河北岸纷纷兴建。古老的梅港村里,走出了一批批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。由此,运河里冒着黑烟的小火轮船,沪宁铁路线上飞驰呼啸的火车,常锡公路川流不息的汽车,打破了梅港村的宁静。在我少年的记忆里,绿油油的广袤农田和夕阳下农民荷锄牵牛悠悠地回家,是最平常的田园风光。早晨,我乘小木船摆渡,过河才能到父亲所在戚机厂的子弟中学读书。现代文明气息的戚墅堰小镇,给我打开了精彩世界的窗口。18岁投笔从戎,半个世纪里,难得回家乡,然而常州改革开放40余年的翻天覆地变化,却让我一次次吃惊。有一次竟然令我迷了路。我在想,故乡梅港离我越来越远了。

可不,2015年10月,老家传来消息:梅港村要整体拆迁了。原来,在常州现代化建设大发展的规划下,经济开发区启动了运河文化带和运河公园工程建设,其中运河南侧洼地整治项目,就包含了整体动迁梅港村的工作。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,年轻人为了美好生活的远景欢欣雀跃,父辈们却为故土难离焦虑万分。经过政府的细致工作,181户村民如期签约,办理了优购房等相关手续,拿到了过渡费,按时搬迁腾空。让乡亲们安慰的是,政府承诺上陈“恽氏宗祠”也将妥善移建。

那年冬天,天空下着细雨,在家人陪同下,我来到被推土机铲平的村庄,

满地碎石瓦砾,一片狼藉,心里不免空荡荡的。但想到以后这里将是“城市大客厅,绿化后花园”,心里又充满了欢喜!五味杂陈,我将生我养我育我的地方,摄入视频,永远珍藏。

一晃,几年过去了。去年8月,接到丁堰街道动迁办工作人员的通知,要“业主”亲自到场办理动迁及购买新居的手续。我与女儿驱车回到家乡。

昔日的梅港村,没了踪影,代替它的,是五幢崭新的高层商品楼宇——福成上城花园,紧挨着新建的戚墅堰运河公园。陪同我的老同学胡锡淦不无羡慕地说:“你们这里的村民好幸福,一步登天啊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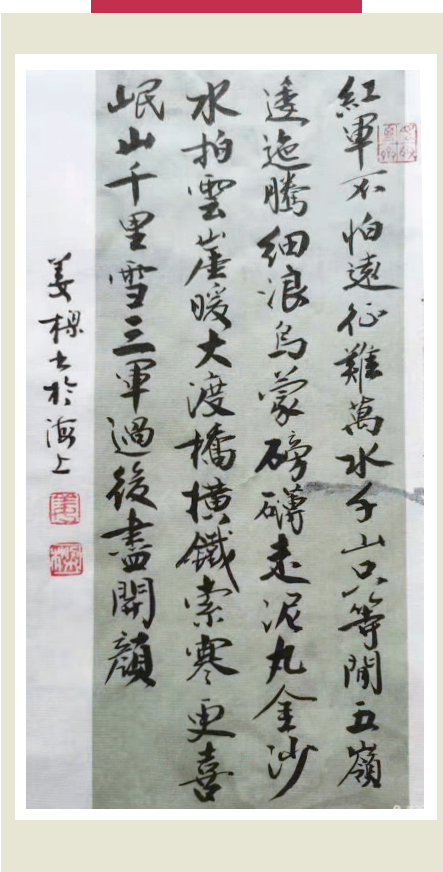
是啊!运河公园建设工程,确是常州市政府惠民的大手笔。通过洼地整治、航道整治、水环境整治和市政绿化建设,彻底改善生态环境,大幅提升人居环境。参加编写《古运河丁堰》的陈富大对我说:运河公园是沿着京杭大运河的带状开放性公园,全长约3.45公里。2016年,运河文化带综合工程正式启动,到2018年,依次建成的体育公园、滨水舞台、工业景墙、牌坊广场、民国风情街、工业火车头、钟塔、书画广场、文化馆和湿地公园,已经初具规模。人们漫步在大运河绿化步道,任河风吹拂,尽情欣赏着绿树掩映下的各式建筑。晚上,华灯初上,明亮灯光照亮了宽阔的牌坊广场,古色古香、造型质朴的两排石柱,雕刻运河的风光,告诉后人运河的前世今生。

我还是惦念福荫后人的祖宗祠堂在哪里。顺着村里人手指的方向瞧去,福成上城花园北侧,运河绿化带中间,牌坊广场西侧,一幢形制独特的明清建筑——恽氏宗祠,掩映在常青树林中。这是建于明代毁于清代后又复建的“常州市不可移动文物(建筑)单位”。

这次梅港村动迁,上陈自然村的恽氏族人,强烈呼吁请政府重视恽氏宗

祠的地位和作用,整体移地重建。因为,作为常州(武进)地区的名门望族,恽氏先祖在汉宣帝时南迁毗陵(常州),经过七八十代的休养生息,不仅有了庞大的族群,而且科第不绝40余人登榜,实为世上罕见。其中,清代大画家恽南田、革命先烈恽代英等彪炳千秋的先贤,是恽氏的骄傲。恽氏宗祠成为祭祖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。思接古今,这里也将成为运河公园风景区的一个景观。

在地图上消失的梅港村啊,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,但是,我为你骄傲!



书法 姜樛作

□ 吴莉莉

与卓玛同学结识,缘于文字。编辑朋友欲做一组“毕业季”的文稿,让我帮忙找几名应届毕业生聊聊。退休多年,这事于我有点难,于是便去求助老同事徐三九君,三九爽然推荐了学校的西藏班学生卓玛格桑。鉴于高考结束后卓玛已回家乡阿里——噶尔狮泉河镇,我与她没法见面,就互加了微信。“微”来“微”去中,我喜欢上了这位藏族姑娘。

在上海完成了高中学业,西藏班的同学们就劳燕纷飞。他们从西藏各地考入上海复兴高级中学,与汉族师生相处三年。一千多个日夜里,有太多难忘的回忆。微信遥空采访中,她给我发来的素材,文字有两千多。我本以为母语为藏文的学生,用汉语来表情达意大概有点难,谁知这孩子的汉语很是流利、晓畅。偶尔我们也用语音对话,听得出那头卓玛的声音有点怯怯,毕竟对她来说,我还是陌生人。

我走过不少地方却没去过西藏,因为怕高原反应。青藏高原有着“世界的屋脊”之称,而面积32万平方公里的阿里,则是这“屋脊”的屋脊,它充满了神奇的色彩,有太多尚未揭开的历史文化之谜。我藏有马丽华的纪实散文《走过西藏》,结识卓玛后又找出来重读,特别是《西行阿里·荒原小城狮泉河镇》的章节。二十多年过去,这片“未经现代文明完全染指的最后净土”今天怎样了?一天下午我“微信”卓玛,请她拍一些阿里今貌的照片视频,她随即复道:“好的,等会去拍。”晚上九点多了,照片、视频相继传上,狮泉河镇的全景历历在目:蓝天、白云,还有一弯漂亮的彩虹;夕阳下绚丽的山景、清澈的河流、屋舍俨然的藏居,还有在广场上欢快地跳着锅庄的藏胞……照片里标的时间正是晚上九点左右。狮泉河镇——中国西部极地的小城,此刻天还大亮着呢!细看视频,轿车反光镜内的卓玛在拍照,一中年男子开车,后座一中年女子在为卓玛指指点点,原来这是她的阿爸、阿妈。为了让上海的老师了解他们家乡,全家总动员,司机、导演、摄像师,齐了。卓玛父母都在阿里地区气象局工作,下班后义务开车满城转,家长的诚意、卓玛的守信,无不折射出藏胞敦厚纯朴的情谊,这令我感动。

在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,卓玛过得充实,过得有意义。她联系家乡的老同学组织公益活动,给乡镇小学生上课;参与庆祝“七一”生日的文艺演出;和乡亲们在红柳绿草地上过林卡(藏式的郊游活动)……

不久,她给我“微”来一帧浙江大学的校徽照片,好啊,卓玛考取了浙江大学!选的是大气科学专业,这又让我刮目。她曾表示过,数学、物理两门课是自己学习中的弱项,但这两门课却是大气科学专业的基础课,还有计算机的编程课。一般女生很少选择的专业,她却毅然选定,卓玛其实选择了对自我的挑战。狮泉河镇与上海的直线距离是6300公里,到位于杭州湾的“浙大”,路程也差不多。“万里赴‘学’机,关山度若飞”,为了理想,她是做好充分准备的。

与卓玛在微信中聊天,聊得实在、聊得开心。她称我老师,可我觉得她何尝不也是我的小老师?卓玛姑娘志存高远,她说毕业后要回家乡阿里工作。我谨以一句藏语的祝福回她:扎西德勒,卓玛格桑!

微信小友卓玛

快人快语

□ 秦来来

温情胜亲情

2020年春节,那是一个没过成的年:早已准备的年夜饭,没能端上全家人团团圆圆的餐桌;我们儿女没能给身在东海养老护理院的母亲拜年,奶奶没能看上隔离了许久的孙辈。早想着,2021年的春节,能把去年的缺憾补上。没成想,为了防控要求,为了老人安康,今年护理院还是不能敞开大门。

90多岁高龄的母亲已经习惯了每周有儿孙的看望,习惯了每周尝一尝家里带去的饭菜,习惯了不时有儿孙带她去护理院外的饭店换口味日子……长长的一年,这一切居然都没有了。母亲开始变得焦躁,加上原有的脑梗的影响,有时变得很任性,不吃饭,不听医护人员的劝导。更让人意想不到的,她的脚趾

间因为挫伤开始溃烂。她有糖尿病,虽经消炎、清创,始终不能痊愈。为了保障疮口不再向上蔓延,以防不测,护理院提出了他们的治疗方案:可能要截趾。

2月5日,我们兄妹赶到了东海护理院,紧急商量,如何应对。护理院没有这方面的治疗条件,他们已经先与邻近的第六人民医院(临港)东院联系好了。于是,我们赶紧驱车送母亲去了医院。医生给母亲做了详细的检查、判断,给出的建议也是截趾。

我们赶紧为母亲办理护理院的出院手续,再一次送到六院,这时已经是接近傍晚5点了。在于晓巍主任的关心下,验血、CT检查同时进行。

终于,一切术前的检查完成了,可以手术了。但是母亲的陪护问题又来了。虽然六院也可以找护工,可是我母亲有时意识不太清楚,临时换护工

不利于陪护。加上疫情期间,家属不能换陪,于是,我们在征得了护理院护工小叶同意的情况下,跟护理院商量,让小叶跟我母亲去六院手术,术后就由小叶继续陪护,因为我母亲只认她。

这在护理院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我母亲病区的何主任和护理部的主管紧急磋商后,表示特事特办;但是必须请示院部。在护理院蔡泽中院长的关心下,终于批准实施。

2月9日进行手术,2月11日小年夜,母亲回到了护理院。

又一年,又一次,我们和母亲没有能够一起吃上年夜饭。

可是,在严防疫情的情况下,东海养老护理院,六院(临港)东院的领导、医护人员对一位90多岁高龄的老人,表现出的温情、爱心,胜过了我们亲属的亲情!